

散曲叢刊  
第十四種  
散曲概論

冊二

散曲概論卷二

江都任訥中敏

作法第七

散曲作法較劇曲易。爲其體段較簡。作者直抒胸臆。無情節。排場賓白。科介爲累也。然惟其體段簡短。無可襯搭躲閃。文字之工拙。乃亦無從苟且。且曲體繁簡。自小令以至傳奇。雖種種殊。若其根本。則端在散曲。是作法之根本。當亦端在散曲。學者未容忽略也。曲之根本作法。於何處見之。曰見之於作成之後。確實是曲。而非詞。非詩。且並非其他一切之長短句也。徐渭南詞敘錄謂填詞如作唐詩。文旣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種妙處。要在人領解妙悟。未可言傳。名士中有作者。爲予誦之。予曰。齊梁長短句詩。非曲子。何

也。其詞麗而晦。徐氏此言。與李清照譏宋初人詞爲句讀不葺之詩。張炎譏辛劉豪氣詞爲長短句之詩。固同一轍也。特謂作曲者誤入齊梁長短句。乃就極疎者而言。若普通之誤。大都誤入兩宋長短句者爲多。卽與詩餘之詞不能判別也。曲家第一。若能盡脫詞法。則所作雖不中。亦不遠矣。沈雄柳塘詞話曰。前人有以詞而作曲者。斷不可以曲而作詞。其意若謂以曲作詞。斷不可以詞作曲。則並非不可。並非斷不可也。殆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彼元曲何以謂當行。蓋奔騰馳驟。一毫不受詞法之拘束也。崑腔以後之曲。又何以弊。卽曲體本應流動者。梁辰魚輩復返之於凝靜。而與詞爲隣也。茲欲明散曲之作法。第一步先嚴詞曲之判。分形式與精神兩方面略論之。

長短句由詞變而爲曲。其進化之處。端在長長短短。極盡長短變化之能。譬如一字之句。在詞中除冷僻之調。十六字令之起拍。與哨遍之換頭。所有者外。其他不見也。在曲中則寨兒令。山坡羊。醉春風。駐雲飛。月兒高等。慣用之調中。固常見之也。二字之句。在詞中短調。如河傳。所有半闕之內。凡三四用之。且與三字句四字句相鄰接。頗嫌破碎。在長調如鎖窗寒。暗香。蘭陵王。沁園春等。換頭處所有者。又單獨用之二字之意。截然而止。復嫌板重。若在曲中。與五字句或七字句參互以見。則以上所述詞中之兩嫌。皆蠲免矣。又曲之長短。重在多用單數字之句。三言五言七言。至如喜春來。三七七塞鴻秋。五七七寄生草。三三七落梅風。三三七等。通體且不用一雙數字之

句也。於許多單數字之句中。間插一二雙數字之句。再益以對句。排句。疊句。則通首句調。陡覺起落振蕩。抑揚頓挫。極盡搖曳生動之趣矣。更因襯字之辦法。在詞爲偶見。在曲則爲常有。於是本來雙數字句。於必要時可以單之。本來單數字句。於必要時亦可以雙之。要仍不失其本來之句法。與音節。而行文之間。虛處旣得轉折貫串之施。實處又得提挈點醒之用。牌調譜式之限制。至是雖嚴而亦寬。拘束之中。曠然有伸縮回旋之餘地。而作者乃有意無不達。而出語無不安矣。觀於此。金元長短句之樂府。雖於平仄四聲之外。又首創陰陽清濁。而爲格律極嚴之韻文。但其句法之極盡長短變化之能。實迥非齊梁唐宋諸代長短句樂府所可擬。其極嚴之外。別有極寬之徑。

作者固未可因其格律之太嚴而拒之也。至於散曲之中。襯字雖不能多。要不可廢。能應有盡有。既得句法中活潑流利之用。又無譜律上個規越矩之嫌。最爲合法。

曲調中之叶韻。較他種長短句爲密。通體句句叶韻之調。不一而足。又其韻無不平上去三聲互叶者。非若詞中平韻則全調皆平。仄韻則全調皆仄。其有平仄互叶者。又必已換韻也。惟每一首曲或每一套曲之中。不能換韻。東同則東同到底。江陽則江陽到底。夫不換韻。途逕雖窄。而平上去互叶。則開展實多。且所謂曲韻者。旣不如詩之拘牽。又不如詞之泛濫。悉擯古音。較諧俗口。而又無乖於音部。至於一韻到底。又自有其蓬勃充沛之善。不可以爲難而廢之也。惟

北曲中有以入聲作平上去三聲之一法竊以爲不能通合於南北人之口。今後學者視爲歷史上過去之陳蹟。不再沿襲。但仿照詞法。凡入聲韻單叶可也。顧句法極盡長短變化之能一事。與韻脚平上去三聲互叶一事。二者之於曲。果有何種利益與成效可言乎。曰。有之。則如此方得以接近語調而使用語料也。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足見人聲實爲長長短短之句。文章句法能極盡長短變化之能。自於人聲無不協矣。人但知元曲之高。在不尚文言之藻彩。而重用白話。於方言俗語之中。多鑄繪聲繪影之新詞。以形成其文章之妙。而不知果欲如此。必先有接近語調之曲調發生。然後調中方便於盡

量採用語材。倘金元樂府仍舊承用南宋慢詞之長短句法。整而不化。凝而不疎。靜而不動者。則雖鑄就甚多語料之新詞。在亦格格不得入也。董西廂所用之調。名稱與形式。指前後兩疊而言雖多因襲於詞中之長

調。但其各調之句法實變幻莫測。初非詞調之本來。而後其文章乃能恣肆。此其證也。故南宋慢詞之長短句法。不近語調者。乃天生運用文言材料之長短句。金元曲調之長短句法。接近語調者。乃天生運用語言材料之長短句。各具特性。未可苟同。作者若必欲扶破藩籬。易地而爲之。亦何嘗不能成篇。特終非其本色耳。要當各適其性。因利乘便。以發展其本體之所長。作曲者。則必曲折盡情。委婉如話。斯判別於詞。而得作曲之根本之法也。至於凡百韻語。一經平



上去互叶讀之便覺低昂婉轉十分曲合語吻亦即  
 十分曲達語情此亦為他種長短句所不可及而獨  
 讓之與金元之曲者而且曲中亦非如此不足以逼  
 真口氣成所謂代言之制更非如此不能於一切語  
 料作活潑之運用也此實吾國韻文方法上之一大  
 進展曲家誠不可以不謹守之矣詞中短調五七言  
為多不如慢詞之  
 板重晏叔原小山詞自敘中有所謂試讀南部諸賢  
 餘緒作五七字語是也故南唐北宋之小令尚多用  
 語體之一可能且有高絕者至於慢詞中用語體若黃  
 庭堅之一味俳俚固毫無韻美之可言即李清照之  
 力主本色所成者不亦實因人慢詞而已他更無入  
 矣是非調作者之不努力實因慢詞之韻調音節與  
 詞言不合終難自白二窗則更無主顧本李之議論而  
 南宋諸家所撰詞調機局何似能持本色之議論而  
 所共悉不待辨矣故謂南宋慢詞乃天生合用文固入  
 之長短句法當不為過也近人選白話詞亦每及長  
 調之慢然所得者多為淺近文言之作非真正完全  
 之體也至若李漁之多為過淺近文言之作非真正完  
 語極壞習氣者而近人每每愛其白話之乃深中明謂

盲人道  
黑白矣

以上就形式方面言也。若曲之判別於詞者，固不僅僅於句法韻脚中材料之一則如話，一不如話也。同一話也。詞與曲之所以說者，其途徑與態度亦各異。曲以說得急切透闢，極情盡致爲尚，不但不寬弛，不含蓄，且多衝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則全然暴露於詞面。用比興者，並所比所興亦說明無隱。此其態度爲迫切爲坦率，可謂恰與詩餘相反也。惟唐五代態度猶多與曲相同者，如張耒之敘賀鑄東山詞有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言而不得者。所謂肆口而成，欲已不得，曲正如此。爲欲極情盡致之故，乃或將所寫情致引爲自己所有，現身說法，如其人之口吻以描摹之。或明爲他人之情致，則自己退居旁觀地位，以唱歎出之，以調侃出之。此其途徑爲代言爲批評，亦

一珍傲宋賦序  
皆詩餘中所不有者也。作曲者既已運用句法韻脚，多採語料，倘又循是以得曲中說話之途，逕與態度，則所作者判別於詞，而得曲之根本也。必矣。

總之詞靜而曲動，詞斂而曲放，詞縱而曲橫，詞深而曲廣，詞內旋而曲外旋，詞陰柔而曲陽剛，詞以婉約爲主，別體則爲豪放，曲以豪放爲主，別體則爲婉約。詞尚意內言外，曲竟爲言外而意亦外。詞曲之精神如此，作曲者有以顯其精神，斯爲合法也。

爲便於彼此比較，益爲著明起見，嘗就學作詞曲之進程上，畫分爲四層步驟。初步妥溜，文理以外，句法四聲叶韻俱能妥貼順溜之謂。詞與曲雖各妥溜其所妥溜有所不同，而首先必求此妥溜則一也。次步在詞爲清新，在曲則爲尖新，新亦二者之所同。惟詞

之託體於渾穆。尖非其所宜。曲之感人在敏銳。尖正得其所也。三步在詞爲沉鬱。在曲爲豪辣。沉鬱者情之所發。鬱勃而不能盡。忍鬱積而不能盡。宣語之所出。重不知其所負。深不知其所止。而詞旣已成矣。豪辣者。尖新而能入於大方。情之熱烈。可以炙手。詞之所鞭策。痕垢立見。而曲旣已成矣。四步於詞爲可以入。亦可以出者。有所爲亦不必有所爲者。其語觸著多而做作少者。難以名之。權曰空靈。於曲則爲瀟灑。蓋由險而趨平。由奇而入正。虛涵渾化。而超出於象外者。曲之高境也。此所比較。僅限於詩餘與曲文。其他附屬曲文之科介賓白。皆不與焉。蓋專爲曲之基本說法。亦即可當散曲之作法觀也。

曲取尖新見王驥德曲律豪辣

瀟灑皆貫雲石陽春白雲序中語

又爲簡易淺明計。嘗就詞曲之名稱立說。以見其精神與作法。雜劇則其精神端在內容之雜。傳奇則其精神端在情節之奇。或得奇之反義而爲不奇。至於散曲。則逕曰曲之精神在散。而曲之作法亦全在散也。蓋上文所謂動也。放也。橫也。廣也。外旋也。皆適符放散之義。作者須放開眼。取材得元人之光怪陸離。撒開手下筆。得元人之奔放恣肆。若一扭於尋常詞章之故態。或存雅俗之見。或懸純駁之標。則是有所拘執而不能放也。散也。去作曲之法遠矣。然則問散曲之作法如何者。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散耳。

至於諧聲協律。造句謀篇。種種瑣屑之義。則有前人或成說可稽。茲於元明兩代各舉兩家之說以取則焉。

甲鳳頭猪肚豹尾說 陶宗儀輟耕錄卷八有曰喬

夢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按此說非專限於曲中某一體言者短之爲一首小令長之爲一本雜劇無不如此殆爲元曲中大小體制所同具之不二章法也鳳頭美麗所以擒控題旨引人入勝猪肚浩蕩所以發揮題蘊極盡鋪排豹尾響亮所以題外傳神機趣遙遠豹尾最緊要必不可少猪肚次之每爲一篇中便於逞才發舒筆力之處故作者亦必不肯忽惟鳳頭一層注意者較鮮耳清劉熙載藝概曰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如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

盡變終要優遊不竭。卽剽喬氏之說也。

散曲之中。其於豹尾也。除文字機趣遙遠之外。尤須四聲緊嚴。一字不苟。一調之末句。與一套之尾聲。其應緊嚴也同。尾聲之末句。末句之末字。尤要之要焉。其於猪肚也。於文字極盡鋪排之中。凡遇對句。兩句合璧對三句。鼎足對四句。聯璧對多句。聯珠對隔句。扇面對及短韻。兩字句之叶韻務各還其程式。而對句尤緊要。蓋曲之裝點飽滿。排纂馳騁。對句之爲助實多也。至若鳳頭之美麗。則全屬文字之事。其道不一。無待舉矣。

乙作詞十法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內有所謂作

詞起例者。又題爲作詞十法。所謂起例。卽十法之末一法也。此乃專就散曲言作法者。與燕南芝菴唱論之論唱法同。爲元人曲論中。今日僅傳之篇。殊可貴。

也。十法者：一知韻，二造語，三用事，四用字，五入聲，作平聲，六陰陽，七務頭，八對偶，九末句，十定格也。定格既爲以上九法之起例，則十法者實僅九法耳。周氏又總括九法爲四事：第一知音，四五六七九法皆屬之；第二造語，二八兩法屬之；餘爲第三用事，第四用字。其原文簡約，且有晦澀處。嘗輯元以後諸家之說爲之疏證，並擷其要義成條例十五則，茲錄如後，以見其概焉。

一散曲必經過文學藝術之陶冶而後成立，要與俚歌有別。

二曲爲合樂之韻文，文學作曲者應先明樂腔，再識樂譜，審音而作，以無傷於音律爲原則。

三北曲無入聲，凡入聲皆分作平上去三聲讀，凡



在句中之入聲字如須作平聲者應注意毋亂其全句平仄之本來規律

四元時北曲祇平聲分陰陽上去不分入聲作平

俱屬陽

五曲之文體其構成也用語言為主用文言為輔

六曲中語言以天下通語今所謂國語為主

七曲以語意俱高為上短篇之詞簡則意尤欲至

八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濟即喬氏猪肚之說

九曲語忌蠻狠猥瑣險刻卑污油滑生澀庸腐

十曲之語句要能讀去看去人人都曉唱時聽去

亦人人都曉各方面均宜顧到俱無所礙方算

合作

十一散曲務少用襯字

十二作曲宜留心。每調務頭所在。務頭所在。皆音美之處。文字務宜謹慎。下筆能令聲文並美。最好不能。亦要勿因文字之陋。而傷及聲音之美。若不辨務頭何在。則凡遇調中調尾。曲譜內注明平上去三聲。一定不可移易之處。無不恪遵而謹守之。則務頭亦十九在其中矣。

十三曲中遇句法成雙之處。或數句句法相同者。皆宜作對偶。

十四曲中末句最要緊。不但平仄不能苟且。意思亦宜精警。卽喬氏豹尾之說。

十五散曲內每首小令不能重韻。

就中如十一之論襯字。周氏原本來主張絕對不用。卽下文所引王驥德語亦如此。不但與一般元曲

事實不符。且亦大背曲之體制。萬不可從。故此處條文中易不用爲少用。十五之不能重韻。是普通情形。間亦有以重韻爲美者。所謂文無定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如元高克禮黃薔薇帶慶元貞詠天寶遺事。有曰。斷送他瀟瀟鞍馬出咸陽。只因你重重恩愛在昭陽。引惹得紛紛戈戟鬧漁陽。陽字韻一再叶之。正覺文字警策也。

丙小令套數論 明王驥德曲律內有小令套數章法。雜論各節。其中所論散曲作法。大抵爲南曲而發。然北曲亦足資借鏡也。茲摘錄數條於後。

曲律曰。作小令與五七言絕句同法。要蘊藉。要無襯字。要言簡而趣味無窮。昔人謂五言律詩如四十箇賢人。著一箇屠沽不得。小令亦須字字看得精細。著

一戾句不得著一草率字不得弇州論詞所謂宛轉

綿麗淺至儂俏正作小令至語

下此

此一節中于小令

文字之所尚與所忌說來甚為明顯亦甚切實就中

淺至一層尤為緊要曲要深入而淺出淺出之謂淺

深入之謂至不然則所有之蘊藉與綿麗必皆失之

沉晦或軟弱而所謂趣味者屬於詞而不屬於曲矣

又曰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

按此語實誤已見上文論名解

與古

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

先定下間架立下主義排下曲調然後遣句然後成

章切忌湊插切忌將就務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

如鮫人之錦不著一絲紕類意新語俊字響調圓增

減一個不得顛倒一個不得有規有矩有色有聲衆

美具矣而其妙處正不在聲調之中而在句字之外

散曲概論卷二作法十一中華書局聚

又須烟波渺漫。姿態橫逸。攬之不得。挹之不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則令人斷腸。不在快人。而在動人。此所謂風神。所謂標韻。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絕技。即求之古人。亦不易得。中略大約作長套曲。只是打成一片。將各調臚列。待他來湊我機軸。不可做了一調。又尋一個意思。又曰。作曲猶造宮室者然。工師之作室也。必先定規式。自前門而廳。而堂。而樓。或三進。或五進。或七進。又自兩廂。而及軒。寮。以至廩。庾。庖。滷。藩。垣。苑。榭之類。前後左右。高低遠近。尺寸無不了然胸中。而後可施斤斲。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數。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後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後可施結撰。此法從古之爲文爲辭賦爲歌詩者皆然。于曲則在劇戲其

事原有步驟。作套數曲遂絕不聞。有知此竅者。只漫然隨調逐句。湊拍掇拾爲之。非不間得一二好語。顛倒零碎。終是不成格局。略此二節論套數。須有機軸。有間架。有主意。不可節節增附。自屬切實。至於姿態風神標韻之說。似較蹈虛。且謂求之古人。亦不易得。是其說在昔人製作之中。亦從未實現。幾類空想矣。然所謂機軸等等。尋常各體文字。莫不皆然。何待爲散曲特別言之。王氏之所以硜硜爲言者。蓋因前人所作套數。太爲蕪亂。太無章法。甚者且出乎常情之外。有不得不申此戒者耳。若論其言。則甚淺也。倘文章必欲成就。曲之所以爲曲者。則姿態等等。原不容缺。至于致之之道。要仍爲先得上文之所謂根本作法。其他則與一般文字固無多異也。王氏說之前一段內不在快人

而在動人二語殊支離快人乃動人之  
一種既快人矣豈尚有未動人者乎

丁填詞訓 填詞訓者吳人張旭初附刻于吳騷合

編之卷端者也合編內所有例言評與論文字俱陋

而此數篇附刻者獨較雅訓

同時附刻者另有三篇  
有人輯為一卷總名之

曰衡曲塵談今有  
董氏讀曲叢刊本

所論句句中肯且有條貫茲節錄

之曰且子亦知夫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靈

竅隱深忽忽欲動名曰心曲曲也者達其心而為言

者也思致貴于綿渺辭語貴於迫切長門之韻宜于

官樣而帶岑寂香閨之語宜于闈藏而饒綺麗倚門

嚙笑之聲務求纖媚而顧盼生姿學士騷人之賦須

期慷慨而嘯歌不俗故咏春花勿牽秋月吟朝雨莫

溷夜潮瑤臺玉砌要知雪部之套詞芳草輕烟總是

郊原之泛句又如命題雜詠而直道本色則何取乎

寓言觸物興懷而雜景揣摩則安在其卽事甚且士  
女之吻無辨睽合之意多乖文情斷續而忽入俚言  
筆致拗違而生吞成語又曲之最病者也乃若傳奇  
之曲與散套異傳奇有答白可以轉換而清曲則一  
線到底傳奇有介頭可以變調而清曲則一韻到底  
人第知傳奇中有喜笑怒罵而不知散曲亦有離合  
悲歡古傷逝惜別之詞一披咏之愀然欲淚者其情  
真也故曲不貴樸實而貴流麗不貴尖酸而貴博雅  
不貴剽襲而貴冶剗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  
而貴真率肖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有作者起  
必首肯吾言矣下略此一節中思致綿渺辭語迫切兩  
語最得曲之大體迫切兩字尤下得妙以下謂必情  
切其人景卽于事方不泛不濫陳義允當至於口氣



之不明。頭緒之雜亂。俚言成語之用不得宜。亦無一不深中自來散套之弊也。又所謂流麗者。上文妥溜之說有之。所謂冶狃。所謂新生者。上文尖新之說有之。不貴尖酸而貴博雅者。上文所謂尖新而能入大方。乃臻於豪辣也。所謂選句走險者。亦上文豪辣之方也。

以上四說。甲乙皆出元人。可作曲北之法觀。丙丁皆出明人。可作南曲之法觀。然大義則無不通。初不因南北而有所歧異也。至於清人之論。鮮得明通。如馮班鈍吟文稿云。套數之體。當使西園公子。南國佳人。坐綺筵而聽之。苟雜以鄙詞。恐辱我象板鸞簫也。小令務在調笑陶寫。施于斜行小字。嘌唱曼聲。但得俊語相參。收拾出衆。便爲佳手。此其所言局面之狹。望

而知非真知曲境者。蓋所見囿於崑腔以後之南曲。所論亦卽以此爲限。固無足怪。謝章铤曾譏馮氏論詞。謂爲目未覩前輩典型。實則馮氏於曲。亦何嘗不如此。清人曲論。惟魏際瑞南北曲校語一節爲新切可觀。因非專爲散曲立論者。茲不泛引。近人如吳瞿盒先生顧曲塵談論清曲作法。第一少借宮。第二少重韻。第三少襯字。又謂詞藻中能避去淫褻語最妙。則爲上文所已及。或未及者。並皆要義。不可忽略。附及於此。

### 內容第八

如前節所論。詞曲間精神之比較。爲詞斂而曲放。詞深而曲廣。若論二者之內容。當然爲詞純而曲雜。詞精而曲博矣。夫我國一切韻文之內容。其駁雜廣大。

殆無逾于曲者。劇曲不論祇就散曲以觀。上而時會

盛衰。政事興廢。

詠史懷古之篇。歌功頌德之作。自來各體文字多有。曲亦為然。無待舉也。

至如元劉致上高監司濟卹以時民得復安其居。一陳

大饑之狀。賴有監司濟卹以時民得復安其居。一陳

當時庫藏積弊。吏役弄奸。情狀並詳。舉改革辦法。直

以套曲之體。代說帖代條陳。最為新異。其有關於一

代政俗。亦最為顯著。其他人情風俗。政教治蹟。下而

散見於各家散曲中者。亦多有之。不勝舉也。

里巷瑣故。幃闥祕聞。其間形形色式。或議或敘。舉無

不可于此體中發揮之者。冠冕則極其冠冕。淫鄙則

極其淫鄙。而都不失其為當行也。以言人物。則公卿

士夫。騷人墨客。固足以寫販賈走卒。娼女弄人。亦足

以寫。且在作者意中。初不以與公卿士夫。騷人墨客。有所岐視也。大而天日山河。細而米鹽棗栗。美而名姝勝境。醜而惡疾畸形。殆無不足以寫。而細者醜者。初亦不與大者美者。有所岐視也。要之。衡其作品之

大多數。量雖爲風雲月露。遊戲譏嘲。而意境所到。材料所收。固古今上下。文質雅俗。恢恢乎從不知有所限。從不辨孰者爲可能。而孰者爲不可能。孰者爲能容。而孰者爲不能容也。其涵蓋之廣。固詩文之所不及。而時代體裁。又恰與詩餘爲鄰。由詩餘繼承而來者。相形之餘。一寬一窄。乃益覺其各趨極端。暗中若有誰使爲然者。世人但知詞曲二事。向來並稱。其間必相去不遠。而不知細按之。由詞遞曲。其變遷之驟。趨向之反。實較其他任何兩種文體爲尤甚也。

點。

一詞僅可以抒情寫景。而不可以記事。曲則記敘抒情。寫皆可作。用極廣也。夫情景之描摹。終限於自己心

目中一時所及者而已。何如人事之變幻。古今遠近。繁複無窮乎。尋常詞中不能敘事。斯所削之材料多矣。蓋詞之敘事者。輒覺義止於事。有傷淺直。雖特殊之工者。其言外之意。亦終不如融情化景者之厚也。詞不但不能敘事。並議論亦不能多發。多發則易流於野放。而不見婉約沉鬱之致。方之詩文。其所容者。自慚偏仄矣。惟曲不然。重頭多首之小令。與一般之套曲中。固有演故事者。即尋常小令之中。亦有演故事者。已詳上文體段一章中矣。據其所舉之例。以觀即可知題目而外。散曲並不須有科白。如劇曲所有或詩文。如秦觀調笑。趙令時蝶戀花等所有以爲引帶。但曲文本身儘可紀言敘動。初無害于其文字之工也。蓋曲之宗旨。原不必每篇一定具有何等大道理大作用。即隨便說幾

句語敘一殺事亦自足成趣。惟其可深可淺可濃可淡。可理想。可事實。而後所容者乃自廣矣。

二詞僅宜于悲。而不宜於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也。韻文之內容莫大於抒情。顧詞之爲詞。非意內而言外。不爲工。而歡樂之情。每每言外。卽無他意。可屬矣。朱彝尊作紫雲詞序有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昌黎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云云。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駁之已詳。大概詞中一爲情意欣喜之篇。頌禱揄揚之作。輒覺不耐咀嚼。與尋繹。勉強爲之。不礙體韻。卽傷氣格。此所以大雅之詞集中。必不多存壽詞。不僅以其爲酬應之作。而少之也。至於曲則不然。得機趣者卽爲工。

玩味曲者亦絕無待于咀嚼尋繹。機趣相投。一觸而  
 得。愁固隨以蹙額顰眉。歡亦從而手舞足蹈。惟其言  
 歡誌喜。亦初無害于文字之工。慶祝頌贊。乃亦成曲  
 家。可以有爲之事。而曲之內容。又以寬矣。故陳所聞  
 南北兩詞紀中。均特立祝賀一門。論者固未可執衡  
 詞之道以非之也。再元代曲家。志趣大抵樂天。視俗  
 人之營營功利者。固太陋。視彼爲情志所縛。鬱鬱而  
 不伸者。亦覺太癡。故如屈大夫之爲人。動遭調侃。而  
 淵明歸來。嫌遲。希夷不醒。爲是。是若輩之人生志趣  
 也。因而文字之中。雖極頹唐極危苦之境。亦必以極  
 放曠極興會之語出之。滿紙豪情萬丈。令人神旺。否  
 則亦熙熙皞皞。生機無限。從無陰冷鬱塞之象。令人  
 望而氣沮者。斯亦讀元曲者之一快也。彼推崇詞體

者猶可以藉源本風騷爲辭。若推崇曲體者。則獨不可以此爲附會。蓋曲之內容。實有一種絕對樂天之旨趣在其中也。

三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可。無所不容。意志極闊也。孫麟趾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吾謂此在曲中。則大不忌。袁枚見人詩集中。題目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以爲此種題目。大家集內非不可存。而終不可開卷便見。此是文章局面云云。夫文章之不講局面者。殆莫過於曲矣。作者於其所作。初無所存心於抗今希古。與於著作之林。亦不專爲文章而作文章。但取其能入樂傳唱。遺興一時。卽已了事矣。興之所至。隨遇而可。雅固可。俗亦何不可。要局面何用。劉熙載藝概於魏書



胡叟傳語。既善爲興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變換之以論曲。曰。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真。余謂持劉氏之語以論曲。猶有遺憾。當復變換其言。曰。面子確實放倒。骨子自然認真。然後方妥也。蓋面子之放倒。並非疑於疑。於是終未放倒也。骨子之認真。亦勿庸彌復。彌復有時。卽不免矜持。所認反覺太過而不真矣。曲惟動機方法與作用等。都純任自然。故不問局面。雅俗並包。而內容遂爾闊大。天下事惟不講局面者。其局面乃真大耳。詞則不然。一切以雅爲歸。卽不啻以雅爲局面。借雅寫俗之詞。有之。借俗寫雅之詞。未聞。故曲係自然化而詞則雅化也。卽以題目而論。詞集中若有春景夏景閨情送別等題。則鮮不爲後來作家笑者。意此類字面實淺。

俗不成題目。惟坊賈所編之草堂詩餘內始用之。必也如南宋姜夔等于撰詞之外。並刻意撰題。字斟句酌。成一種清腴峭拔之小品文字者。方合。然而在曲則滿眼所見者。不但春景閨情等俱是題目。卽如王大姐浴房中吃打。長毛小狗。右手三指。大桌上睡覺。穿破靴等。亦俱綴於調名之下。爲題。毫不爲怪也。噫。有南宋詞家於題目限得極嚴。擇得極雅。做得極工。卽有元時曲家之放得極寬。取得極俗。寫得極粗。曲家豈皆未見宋詞之所業耶。而乃一毫不受其影響。且若故意與之。徑庭者。不亦異乎。觀於此。曲能容俗。昔人薄之在此。而實則內容因此而闕。今人尚之。亦正在此也。

四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極

活也。合前兩條之悲喜兼至。與雅俗俱工。當然卽得此一條之莊諧雜出。本無待言也。惟散曲之重俳體。出於異常。而非尋常。有不得不詳細另舉之者。曲家於俳體。與非俳體。心目中毫無軒輊。且俳體之格勢極多。製作不窮。幾占全部著述之半。推其所以致此者。蓋曲之初創。本屬一種遊戲文字。填實民間已傳之音調。茶餘酒後。以資笑樂者耳。初非同於廟堂之樂章。亦無所謂風詩之比興也。及關馬喬張之輩。繼出。胡侍所謂。皆終其身沉抑下僚。鬱鬱不得志者。激而憤世。放而玩世。乃利用此不關緊要之曲體。以供其喜笑怒罵。嘲譏戲謔。固無足怪。亦不足責矣。自後因音樂傳播之廣。作者興起之雜。雖梨園行院。亦復有綠巾之詞。其他可想矣。有才者始則激而爲此。放

而爲此。不才者繼乃惟此是好。惟此能仿此風。乃愈煽而愈張。文字乃有是而有不是矣。詞之初興亦同是一種遊戲小文。惟創導者之時會承襲者之人才。有別於曲。遂終形成其端謹嚴密之體。就中情態之弛至調笑爲己甚。若再進而嘲謔。則大非分矣。然因是而擴斥愈嚴。刊落愈多。以論內容之廣。當然迥不如曲耳。

散曲中俳體二十  
五種附見於後

綜此四點。藉詞爲比較。然後散曲之內容自然明白。且可知其所以包羅之廣。涵孕之雜者。或關體裁上之解放。或關歷史上之成因。初非偶然。亦非無故也。至前人之論著。涉及散曲內容者。茲亦略舉一二。見義如次。

明寧王權太和正音譜之上卷。先列樂府十五體。繼

列雜劇十二科。十二科乃雜劇內容之分類。無涉於散曲。至於十五體。則含意未純。有涉文章之派別者。有涉文字之內容者。樂府一名。義本兼包散曲劇曲兩種。詳上文名。茲既謂樂府十五體。而不曰雜劇十五體。可見其所涉及文章派別者。當然不專指劇曲而言也。其中可認為散曲內容之分類者八體。茲錄其原文。並各為舉例。如次。餘七體均涉派別。則見于下一章內。

一黃冠體。□神遊廣漠。寄情太虛。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按道情內容有兩種。一乃超脫凡塵。一乃警醒頑俗。茲舉二例以見之。

水仙子

樂清簫臺

元喬吉

枕蒼龍雲臥品青簫。跨白鶴春酣醉碧桃。喚青

猿夜拆燒丹竈。二千年瓊樹老飛來海上仙鶴。  
紗巾岸天風細。玉笙吹山月高。誰識王喬。

四  
叨叨令

道情

元  
鄧玉賓

一箇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氣。一箇乾骷髏頂戴  
著十分罪。爲兒女使盡些拖刀計。爲家私費盡  
些擔山力。您省的也麼哥。您省的也麼哥。這一  
箇長生道理何人會。

二承安體 華觀偉麗過於佚樂。承安金章宗正  
朔。按承安體中。包含慶賞祝賀。與及時行樂等  
作。

一枝花

慶賞  
摘自套曲

明  
周憲王

玳筵排翡翠屏。香篆裊後貌獸。捲珠簾迎五福。  
開寶殿慶千秋。瑞靄輕浮。日色遲宮漏。歡聲滿

鳳樓喜孜孜。仙女擎杯。嬌滴滴。仙娥勸酒。

三玉堂體 公平正大。按此體與下列之草堂體

相對待。大概對於在位者歌頌功德之作皆屬之。惟流傳之元明散曲中。內容專屬此種而不雜他義者。實在不多。

呆骨朵

上太師  
摘自套曲

明丘汝成

丹書鐵券金花誥。撫華夷。四海名標。旌旗影款。動龍蛇。金鼓響。驚飛燕雀。出落著威武。飛熊北。調鼎鼎。理陰陽。居廊廟。普天下。賀太平。壽域開。宰臣每整乾坤安定了。

四草堂體 忠在泉石。按歸田樂道諸詞。俱屬此體。製作極多。

水仙子

閑樂

元張可久

竿頭爭把錦標奪。石上閑將寶劍磨。朝中熬得  
羅襪破。不歸來等甚麼。問閑中樂事如何。嵩山  
樵唱。武夷棹歌。湘水漁箋。

五楚江體

□屈抑不伸。據衷訴志。按曲中作草

堂體之放曠語者居多。雖極頽唐。亦多以興會  
出之。已如上文所論。故此種自伸屈抑。據其衷  
曲者。實際甚少也。惟所謂據衷訴志。若指尋常  
感喟思慕。一切言情之作而言。則所繫屬者多  
矣。

普天樂

秋懷

元

張可久

爲誰忙。莫非命。西風驛馬。落月書燈。青天蜀道  
難。紅葉吳江冷。兩字功名頻看鏡。不饒人白髮  
星星。釣魚子陵。思尊季鷹。笑我漂零。



六香奩體 裙裾脂粉。按一切言情之篇。多分屬於此。下三體中。屬於此者。多從正面說話。體亦較正。屬騷人體者。每以旁觀態度。作調侃口吻。屬俳優體者。則詭異淫褻。無所不至。

一半兒 春醉

元 陳克明

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

七騷人體 嘲譏戲謔。按此體名目欠妥。因其實

際與楚江體絕異。而名目則甚相混也。此體中之著作。已多屬於俳優體者。再嘲譏與譏刺不同。元人散曲。態度大抵光明磊落。要罵人便明白罵。絕少暗中隱射者。明人劇曲。動多譏刺。用作尋仇洩恨之具。識者早已非之。其褊狹之度。變

昧之情散曲中幸而不染究其故則元曲首先  
之直率亢爽實有以成其風氣也。

醉中天

佳人黑痣

元杜遵禮

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  
臉風流殺。叵奈揮毫李白。覷著嬌態。灑松煙點  
破桃腮。

八俳優體

詭喻淫虐。卽淫詞。按詭喻乃曲中行

文之常法。未必皆淫詞。此謂卽淫詞者。蓋指詭  
喻而又淫虐者也。下文所附列之俳體。其義甚  
廣。此所謂淫詞。乃其中之一種。此外非淫詞之  
俳體尚多也。故此所謂俳優體。乃狹義之俳體  
耳。

撥不斷

胖夫妻

元王鼎

一個胖雙郎就了個胖蘇娘兩口兒都是熊模樣成就了風流喘豫章繡幃中一對兒鴛鴦象交肚皮廝撞

此八體所訂雖未足以盡賅前人一切之作而大概已具明陳所聞選南北宮詞紀十二卷北紀立門類八讌賞祝賀棲逸兼歸田送別旅懷附悼亡詠物宮室閨情南紀立門類十二美麗閨怨讌賞祝賀題贈寄慰送別寫懷傷逝隱逸遊覽詠物嘲笑若衡之以涵虛所列八體則讌賞祝賀者承安玉堂二體也棲逸歸田隱逸者黃冠草堂二體也送別旅懷悼亡題贈寄慰寫懷傷逝遊覽者楚江為多而黃冠草堂亦兼寓其中也宮室者亦玉堂草堂也詠物則騷人為多閨情則香奩為多而俳優草堂有時亦寓焉嘲笑

則騷人俳優二體也。散曲選本中分門別類取材較廣者。惟陳氏一書。茲涵虛八體。既已足以賅之。餘可概見矣。

此外選集有專門輯錄一體者。別集則尤甚。觀其所專何體。即可知此體著作之多。占散曲內容部分之大矣。如自然集專門爲道曲。青樓韻語廣集專門爲題贈青樓。眷戀坊曲之作。吳騷合編專門爲麗情歡會。傷離惜別之詞。皆其著者。別集之中。各體幾無不有專書。而以歸田樂農休居小隱諸集爲尤夥。是足以瞻歷來散曲家之生活志趣。大概如何。亦卽歷來散曲內容之大概如何也。

### 附散曲俳體二十五種

此所謂俳體者。指廣義而言。凡一切就形式上材

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調笑譏嘲。遊  
戲娛樂之作。一概屬之。王驥德曲律列巧體於俳  
諧之外。蓋視所謂俳諧之義甚狹也。茲就管見所  
及。分爲七項。曰關於韻者。關於字者。關於句者。關  
於聯章者。關於材料者。關於意者。待考者。七項之  
內。共列廣義俳體之格二十五種。各爲舉例如次。  
至於各體創自何人。記載何書。源於詩詞者情形  
如何。則不暇一一詳及矣。

甲關於韻者二種。

一短柱體 通篇每句兩韻。或兩字一韻。元人  
所謂六字三韻語也。

折桂令

元 姚口燧

鑿與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

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

二獨木橋體 通篇叶同一字韻

塞鴻秋

元張養浩

春來時香雪梨花會。夏來時雲錦荷花會。秋來時霜露黃花會。冬來時風月梅花會。春夏與秋冬。四季皆佳會。主人此意誰能會。

乙關於字者五種

三疊韻體 每句中除韻脚外。都用疊韻之字。各句所疊之韻不必同。

粉蝶兒

摘自套曲

元

梨園黑老五

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爭覷。望蒼茫

墻廣黃蘆。恰樵夫遇漁父。遞知機搗物。便盤

旋千轉前湖。看寒山晚關難渡。按此曲第四句內恰樵二

字出格矣

四犯韻體 每句首字犯本句末字之韻

桂枝香

明無名氏

嬌娃低叫。蕭郎含笑。映窗紗體態輕盈。描不就形容奇妙。想牽情這廂。想鍾情那廂。撩人猜料。朝來心照。巧推敲。原非紫玉藏春院。盜取紅綃。夤夜逃。

五頂真體 後一句首字即用前一句末字。亦謂聯珠格。

小桃紅

元無名氏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

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六疊字體 通篇用疊字。

天淨沙

元 喬口吉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七嵌字體 嵌五行。嵌數目。散曲中有之。若嵌

五色。五聲。八景。嵌數目。而一至十順去逆回等。劇曲中如牡丹亭等有之。散曲中未見也。

清江引

立春限句內分嵌五行及春字

元 貫雲石

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

丙關於句者三種。



八反覆體。每句中之字面顛倒重複。反覆言之。

水仙子

元無名氏

恨重疊重疊恨恨綿綿恨滿晚粧樓。愁積聚積聚愁愁切切愁斟碧玉甌。懶梳粧梳粧懶懶設設懶。燕黃金獸。淚珠彈珠彈珠淚淚汪汪。汪汪不住流。病身軀身軀病病懨懨病在我心頭。花見我我見花花應消瘦。月對咱咱對月月更害羞。與天說說與天天也應愁。

九回文體

此體曲中極少見。元瑄非復初序

中原音韻。謂周德清所作樂府。有回文體。並舉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却時來問二句。謂皆往復二意。今省其句。不盡可解。楊夫人

詞曲內有下列一調。殆亦此體。惟其調與尋常雁兒落作五言四句者不同。順讀其詞。爲六六五五五六。共六句。五韻。倒讀其詞。若仍用原句法。則第三四五句皆甚勉強。舍此更無他例。姑錄於此。以俟考。

捲簾雁兒落

明楊慎妻

難離別情萬千。眠孤枕。愁人伴。閑庭小院深。關河傳信遠。魚和雁。天南看明月。中腸斷。

如下。斷腸中月明。看南天雁和魚遠。信傳河關深。院小庭閑。伴人愁枕。孤眠千萬情。別離難。

十重句體。一篇中多同樣口氣之句。小曲中仿此式者甚多。

折桂令

明湯式

冷清清人在西廂。叫一聲張郎。罵一聲張郎。  
亂紛紛花落東牆。問一會紅娘。絮一會紅娘。  
枕兒餘衾兒剩。溫一半繡牀。閑一半繡牀。月  
兒斜。風兒細。開一扇紗窗。掩一扇紗窗。蕩悠  
悠。夢繞高唐。縈一寸柔腸。斷一寸柔腸。

丁關於聯章者一種。

十一連環體。次章首句。即用前章末句之辭  
意。共作四首重頭者居多。

清江引

元 貫雲石

上略且開懷與知音談笑飲。

且開懷與知音談笑飲。一曲瑤琴弄。彈出許  
多聲。不與時人共。倚幃屏靜中心自省。

倚幃屏靜中心自省。

下略

戊闕於材料者八種。

十二足古體 通篇用成句爲主。其不能合調處。另爲語或加襯以足之。體名見楊夫人詞曲。

塞鴻秋

元妓

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到冬來清香暗渡梅梢月。呀。好也麼月。總不如俺尋常

一樣窗前月。

按此曲乃足古體。又兼用獨木橋體。

十三集古體 集唐詩者居多。

懶畫眉

明高石樓

露華清冷蓼花愁。風物淒淒宿雨收。杖藜徐步立芳洲。長溪南路當羣岫。閑看橋西一片

秋

十四集諺體 集諺語

鎖南枝

明金鑾

閑言來嗑野話兒。劓偷嘴的貓兒分外饒。只管裏嚇鬼瞞神。喫的明喫不的暗。搭上了他。瞞定了俺七個頭。八個膽。

十五集劇名體 集雜劇或傳奇名。

端正好 摘自套曲

元孫季昌

鴛鴦被半牀閑。蝴蝶夢孤幃靜。常只是哭香囊。兩淚盈盈。若是這姻緣簿上合該定。有一日雙駕車把香肩並。

十六集調名體 集詞曲調名。

醉春風 摘自套曲

元王仲元

我一半兒情感玉花秋。一半兒憶王孫歸塞北。我這應天長撥不斷。怨別離對秋風怨憶。又折倒的風流體。尙羸紅衫兒寬褪。翠裙腰難繫。

十七集藥名體

別有集花名者。散曲中例不

多見。

折桂令

明無名氏

想當歸一字成親。誰想檳榔。沒子無成。耽擱的半夏三多。無影無形。獨活兜零。害的我骨柴柴死禁。想的我黃苓苓儀容。恨塞川芎。埋怨砂仁。你自待官桂苗香。閃的我羌活伏苓。十八槩括體。槩括前人詩文以成。

混江龍

槩括歸去來辭。擴自套曲。

元張可久

既心爲形役。何須惆悵自生悲。悟往之不諫。知來者堪追。明日方知今日錯。今朝便覺夜來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行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適我閑中意。雖休官早。獨恨來遲。

十九翻譜體 與前一體相仿。惟此之所翻。用意尤在聲譜。大抵取材於古樂府及詩餘。又明清人翻北曲爲南曲者尤多。亦屬此類。

一封書

譜詩餘長相思

明

王驥德

紗窗外鳥啼。惜芳菲紅作堆。雕闌畔蝶飛。恨葱蘢綠漸肥。宿雨懨懨初睡起。不覺庭前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

己關於意者四種。

二十諷刺體 託詠物以暗中 諷刺極少見

清江引

詠柳刺伯顏擅權

元 曹明善

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二十一嘲笑體 或託詠物。或託詠事。明作嘲

笑。極多見。例同上文。涵虛八體中。騷人所舉。

二十二風流體 專門嘲笑風流。警戒漂蕩子

弟者。體名見誠齋樂府。

塞兒令

元 劉庭信

沒算當。不斟量。舒著樂心鑽套項。今日東牆。明日西廂。著你當不過他的連珠箭。急三鎗。鼻凹裏抹上些砂糖。舌尖上送與些丁香。假若你便銅脊梁者。莫你是鐵肩膀也。擦磨成



風月擔兒瘡。

二十三淫虐體。謔浪穢褻無所不至。例同上。

文涵虛八體中俳優體所舉。

庚待考者二種。

二十四簡梅體。

二十五雪花體。以上二種見瑣非復初中原。

音韻序中謂吾友略中周德清略中所作樂府回。

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

不能作者簡梅疑與五數有關雪花疑與六。

數有關均未得其詳待考。

派別第九

涵虛子所定樂府十五體除前節已引之八體外尚有關於文章派別者七體如下。

一丹丘體 豪放不羈。

二宗匠體 詞林老作之詞。

三盛元體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

四江東體 端謹嚴密。

五西江體 文采煥然。風流儒雅。

六東吳體 清麗華巧。浮而且豔。

七淮南體 氣勁趣高。

此七體中之盛元體似與前章所列之承安體頗爲相近。惟其解語中實重在字句皆無忌憚一句。故仍屬之此處派別方面。此七體中細按之仍有重複不切實處。僅丹丘體之豪放不羈。江東體之端謹嚴密。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可以鼎峙而立。成爲三派。若盛元之字句皆無忌憚。淮南之氣勁趣高。其義皆可於

丹丘體之豪放不羈四字中見之。西江之文彩煥然風流儒雅。可以附見於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內。若宗匠之詞林老作。不過指作者筆下老練而言。是於各派之中皆有之。若其本身終不能自成爲文章之一派也。

僅列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事實上已可以廣包一切。蓋元曲之文章本以用意遣辭兩俱豪放不羈者爲主。其餘種種雖概目之爲別調可也。惟曲之爲事境界廣闊而方法放任。初不故步自封。畫成任何褊狹之畦町。以自限而復限人。故一面儘管以豪放爲主。而一面於變換豪放者。亦一一聽其自然發展。倘用意方面較豪放爲平實。爲和易近人。而不作恣肆放誕。且遣辭又多用循循規矩之文言者。則聽其爲端

謹嚴密之一派。倘遣辭方面較豪放爲渲染爲煥然

成采。

前一種雖多用文言。但不必卽煥然成。此種煥然成采。但不必卽用文言。

而不俚

質白描。且用意仍清疎瀟灑者。則聽其爲清麗華巧之一派。三派鼎立。分別在詞意之收放與文質之間。僅言豪放端謹清麗於意已足以表見其各派之特色。若又贅以不羈嚴密華巧者。則皆爲進一步之說耳。惟三者之中。不羈華巧皆無間言。而端謹進一步之嚴密獨有所不可。蓋曲之工全恃機趣。端謹者其趣已鮮。所謂嚴密若於機趣中見之自佳。若已鮮機趣之端謹而復嚴密。其組織豈不蹈冷靜沉滯之弊乎。故實際上。一首散曲。旣端謹而復嚴密。而仍不失其爲好曲。子妙曲子者。其例殊不多見也。再所謂豪放者。旣屬辭意雙方之事。而不僅屬於意。則有時如

言情之作。其意境無所謂放。亦無所謂不放者。但其  
 遺辭若甚本色。則仍屬豪放一派。若遺詞不尚本色。  
 而尚藻采。則是清麗矣。因此三派之中。豪放與清麗  
 尤易辨認。亦尤爲要緊。惟端謹者。有時不甚顯著。其  
 詞遂亦在可有可無之間矣。吾人尋常看散曲。若覺  
 其既非豪放。又非清麗者。即可歸之於端謹。故端謹  
 一派。內容甚雜。有善有不善。善者不過爲穩成。爲大  
 方。終非第一流好曲子。不善者則爲平庸。爲板滯。爲  
 枯澀。全無足道矣。因此端謹之稱。若易爲平穩二字。  
 而視爲曲之品藻中消極方面一派。則尤爲妥貼也。  
 元人散曲之中。豪放最多。清麗次之。端謹較少。明人  
 散曲。大抵與之相反。多者少之。而少者多之。若清麗  
 則仍屬居中。然在明人之心目中。端謹者不以爲端

謹而正以爲清麗實則其詞麗而不清者居多。有時且非曲之麗而實爲詩詞之麗。又甚瑣屑鉅釘。一切迴非元曲比。前之所謂三派於此已不適用矣。崑腔以後之南曲。此種情形乃大著特著。崑腔以前尚去元人之矩矱不遠。下文當詳論之。茲就元明人散曲中先各舉三例以見三體之確然不同。而確可認爲文章之三派也。

折桂令

元 盧 摯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短了。三十七年。間十載頑童。十載尪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百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又

元 庾天錫

環滁秀列諸峯。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神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景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

又

元張可久

對青山強整烏紗。歸雁橫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錯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黃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雅。

以上三首皆北曲。皆見於散曲之第一部。選本陽春白雪。第一個曲調折桂令中。並非從各處選擇而來者。可以見元曲中隨在能用此三派。以分別其文章也。就中盧詞全用白話。意固曠達。辭亦亢爽。當然屬豪放一派。庾詞意亦不俗。祇通篇脫胎於古文。比較前後兩首。則顯覺平穩。而機趣爲遜也。張詞除却回

首天涯四字外其餘句中句外句中如青山與烏紗句外如二三兩句四句十與十一兩句皆成對仗而意趣瀟灑不因藻翰而傷縛則分明爲清麗一派也

朝元歌

明 馮惟敏

花街柳街風月時時賣陽台楚台雲雨連年債  
愛重如山情深似海一刻千金難買分付多才  
青春一去不再來且把錦心埋常將笑口開榮  
枯利害丟搭在九霄雲外

懶畫眉

明 陳所聞

滄洲何幸結比鄰文雅還憐意氣真溪頭明月  
照開尊酒酣脫帽支雙鬢白眼看他世上人

一封書

明 金鑾

青溪畔小園任荒蕪種幾年黃庭畔小箋任生



疏寫半篇分來紅葉春前好。摘去青葵雨後鮮。  
又不顛。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

以上三首皆南曲。同見南宮詞紀末卷內。用調雖異。而同屬隱逸一類。其內容固相去不遠。顧所謂豪放清麗者。前後兩首。望而可辨。而中間一首之爲端謹。亦易由比較而得也。

以上因涵虛之樂府十五體。約爲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之說。前人之論散曲派別。與此說相接近。而足爲參證者。略引一二如次。

元貫雲石陽春白雪序曰。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然而北來徐子。方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瀨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

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嬌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能對殢。

中略

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

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

下略

按陽春白雪既爲

散曲中第一部選本則此序所論宜可注意吾覺元人對於當時散曲所分派別確可於此一序中見之蓋所謂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者乃借詞中豪放一派以規撫曲之大體也雖茲評甚矣一語詞意含糊但

貫氏實謂曲之文章正應類於蘇辛之詞派而不可

同於周秦姜張婉約一流故序中劈頭始有此語其

宗旨固甚彰明較著也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

一證序末之品評選本中其餘諸人概以西山朝來

爽氣喻之夫所謂爽氣者正爲不沉晦不沾滯不塗

飾不拘束等之意也諸人詞品既皆如是足見元代

散曲之一般風派矣。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二證。序中謂不可同舌共談者，乃指豪辣瀨爛之與嫵媚妖嬌二者而言也。至於嫵媚與妖嬌之間，固無甚區別。貫氏雖兩分之，實則正所謂可以同舌共談者耳。顧嫵媚妖嬌之意，恰與清麗相拍合，而序中上文所謂滑雅平熟者，又正與端謹相接近。貫氏之於滑雅平熟，乃獨不以與下文數派相提並論。此又足證元曲之中，雖連端謹共有三派，而實惟豪放清麗兩派乃永久對峙者耳。他如太平清活謂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蘊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所言實以貫序爲本，而故爲增飾者耳。奇巧蘊藉含義皆不中肯，不如貫說之可注意矣。

涵虛子有羣英格勢九十餘條。後之論曲品者每依據之。實則其於每人作四言一語者。皆隨筆拈綴。模糊影響。令人無從捉摸。王驥德譏之宜也。劉氏藝概中約九十餘條爲三品。一曰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二曰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三曰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亦僅就涵虛之語以爲歸納。並非從三家之作。實地體會而得者。且豪麗兩派之外。多一清深。清深爲義不穩洽。遠不如端謹矣。

以上爲散曲派別之概論。以下剔去端謹。專取豪放。清麗兩派論元人。

豪放一派。元人雖許馮子振。滕玉霄兩人。而兩人今日流傳之曲不多。馮僅小令四十二首。滕僅十四首。據其所傳者以

觀。實無以十分著明豪放之義。吾人未可盲從。當斷

以馬致遠爲此派之代表也。馬作見於新輯東籬樂府本。有令百四首。套十七首。除喬吉張可久外。元人散曲之篇幅。此爲最富矣。秋思一套。自元周德清以來。卽評爲散曲中第一。其煞尾云。

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斐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

東籬醉了也。

字句從樂府新聲

若問此曲何以成其爲豪放。則無人不知其爲意境超逸。實使之然。文字不過適足以其意境副耳。然重賴意境之超逸。以造成豪放。乃豪放之第一義也。此

外更有他義。如馬氏撥不斷小令云。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咬楚三閩休怪。

意境自與前曲完全相同。而意境之外。修辭亦大可注意。則全曲之中。用人名地名物名以表象者。聯貫成串。其多實出於尋常也。第三句之連舉三地。有如地理誌。第四句與末句之連舉四古人。有如點鬼簿。第五句又羅致諸品名。如市廛之陳百貨。此種修辭法。在尋常之詩詞中。要皆不宜。所謂羈是也。而在曲中用之。乃特放異彩。所謂不羈是也。故此曲之所以形成豪放不羈者。端由修辭法之特殊。倚賴。意境此乃豪放之第二義也。更如馬氏壽陽曲曰。

心間事說與他動不動早言兩罷罷字兒礮可可  
你道是耍我心裏怕那不怕

此曲所寫之情乃人之明明於我薄倖者而我始終  
原諒之祇認以爲耍不認爲真自己則矢志堅貞以  
待他人之挽回於萬一絕無怨恨之意可謂深得風  
人溫柔敦厚之旨矣顧其文全用白描無論雅俗之  
材料都不借重粧點此恰與清麗一派相反故亦認  
爲豪放乃完全脫離意境之豪放而豪放者豪放之  
第三義也馬氏以外如白樸貫雲石劉致馮子振汪  
元亨馬九臯等皆豪放之尤者蓋凡屬元代曲家無  
人不有此派之作特多寡之間各家不同耳

清麗一派若依貫氏前序舉盧關爲代表則不如舉  
喬張者爲妥也蓋所謂麗者其材料或雅或俗都無

不可而喬多用俗。張多用雅。二人既自來並稱。合之又適。可表見此派之全義也。以俗爲麗者。詩詞中不常見。而實爲曲中本色。人因其不常見也。每目之曰奇麗。以雅爲麗者。沿詩詞中之所已有。而新之變之。穎俊精緻。人人所好。人人能賞。可卽以雅麗二字別其派。無論奇與雅。其爲麗也。機趣要不能板。而賡理要不能滯。此所以又統在清麗範圍之內也。

喬有喬夢符小令一卷。雅俗兼該。融洽無間。最爲當行。清厲鶻評其曲。以爲出奇而不失之於怪。用俗而不失之爲文。殊得奧竅。後人之爲曲。不難於雅麗。亦不難於豪放。而獨難於此奇麗。如清初朱彝尊厲鶻輩。提倡喬張兩家散曲。其所摹擬者。祇能及張。而終未嘗及喬。蓋笙鶴翁喬之別號之絕技。凡筆端祇能雅而



不能俗者。一概無從問津矣。如水仙子情詞及詠雪  
曰。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鎖新教配鑰匙。描筆兒  
鈎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線兒。錦鴛鴦別對了  
箇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蠶蛹兒別  
罷了相思。

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撥不開。大灰泥  
漫不了三千界。銀稜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噤難捱。  
麩甕兒裏袁安舍。鹽罐兒裏党尉宅。粉缸兒裏舞  
榭歌臺。

此等曲除上文所謂詭喻以外。別無嫵媚。讀者每以  
爲奇。則有之。麗未必然。蓋看慣以雅爲麗者。狃於所  
習耳。喬氏以外。關漢卿。查德卿等散曲內。亦常有奇

麗之作。關氏不伏老一套煞尾爲尤著云。

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  
粒銅豌豆。子弟每誰教您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  
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  
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拔的是章臺  
柳。我也會吟詩。會篆籀。會彈絲。會品竹。我也會唱  
鷓鴣舞。垂手會打圍。會蹴鞠。會圍棋。會雙陸。你便  
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癢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  
我這幾般兒。反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閻王  
親令喚神鬼。自來鈎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那  
其間纔不向這烟花路兒上走。

張有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共七百餘  
首。爲元人散曲中流傳最多者。此外且無一劇曲。故

張氏可謂散曲之專家也。其曲十之八九爲雅麗一派。餘亦有豪放與奇麗者。特少數耳。張氏當時受何影響而致成此派。惜其平生事跡不彰。無從追考。要其所成者實僅十之四五。恰到好處。其餘雖不儕於端謹。總嫌參用詞法過多。並非論曲者所宜提倡也。清人不善學之。有一種詞人之曲。卽張氏此派之末流矣。如下列一半兒及水仙子云。

花邊嬌月靜粧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

金鞭裊翠動花梢。翠袖揎香贈柳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事好。相逢酒聖詩豪。醉墨灑龍香劑。新絃調鳳尾槽。草色裙腰。

兩曲俱屬雅麗。與前舉喬作以俗爲麗者顯然不同。

然如次首中末句之蓄意與裊翠揜香流暖等措辭全是詞法以較前一闋之蕭疏豈不嫌此太過乎。清麗一派作家甚多如張氏之至者固少如張氏之失者亦不多。徐再思任昱李致遠曹明善等皆其流。如徐之梧葉兒曰。

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想。雖用比興。却連所比所興者。亦於末句明白說出。大別於詩詞之法。斯最得體也。

世間事既有兩極端者。亦必有中和者。豪與麗雖分明兩派。而以一人兼有之。或以一詞兼有之。皆尋常事。近人有因蘇辛詞集中未嘗無一二婉約之作。周秦詞集中亦未嘗無一二豪放之作。遂謂放與約不

足爲詞之兩派。實則分詞曲之派別。應以詞曲爲單位。曰此詞約。彼曲放。則可不應以詞人曲人爲單位也。卽論斷各家之派別。舉其著作之多數者如何。方足爲據。不應因其少數之作相反。而遂全部抹殺也。譬如馬與喬張。雖各明其派。如上文。而派外之作。與兩派融會之作。固無人無之。要不足以動搖其大體矣。茲舉馬之小桃紅。張之殿前歡。以爲豪麗兼用者例。

畫堂春暖繡幃重。寶篆香微動。此外虛名要何用。  
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主人愛客。尋常迎送。鸚鵡在。金籠。

望長安。前程渺渺鬢斑斑。南來北往。隨征雁。行路艱難。青泥小劍關。紅葉溢江岸。白草連雲棧。功名

半紙風雪千山

以上論元人散曲之派別。以下分崑腔流行前後兩時期以論明人。明代未有崑曲以前。北曲爲盛。涵虛子所列明初十六家中。惟湯式一人之傳作有五十餘套。餘皆二三篇。未足言派。湯之套數簡短。不病拖沓。惟多贈答酬應之作。端謹之餘。與一二小令皆豪麗參用。十六家外。士大夫染翰此業者甚多。亦都零星無足數者。惟周憲王有燉之誠齋樂府。哀然成帙。足稱一家。而論其文字。乃十九端謹。且庸濫居多。豪麗兩面均鮮至處。由是以觀。明初散曲大致殆偏於端謹矣。自後則康海爲一派。馮惟敏爲一派。王磐爲一派。沈仕爲一派。皆各有面目。未見雷同。而康馮之爲豪。王沈之爲麗。則又其大概之一致者耳。茲各見

論例如次。

康海有汧東樂府。用本色爲豪放。擺脫明初鬪茸之習。力爲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惟貪多務博。殊欠翦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往往爲俗所累。元人衣鉢。未盡真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而表面以解脫之語蓋之。時覺捉襟露肘。展其全集以觀。無非憤世樂閑兩類之作。而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異於元賢。是其三失。此三失雖不必獨集於康氏一身。而康氏實啓此派之始。王九思、李開先輩。則應分任其咎者也。明人之論調。多抑康而袒王。真所不解。茲舉康之雁兒落。帶得勝令。及王之水仙子。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裏般般量。真箇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

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篋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

一拳打脫鳳凰籠。兩脚蹬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襪老盡英雄。參詳破却鄆一夢。歎息殺商山四翁。思量起華嶽三峯。

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四卷。生龍活虎。猶詞中之有辛棄疾。有明一代。此爲最有生氣。最有魄力之作矣。王世貞王驥德輩之品評。皆嫌馮氏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依寡馴。時爲紕類。蓋皆崑腔發生以後。南詞盛行時之議論。殊不足據也。馮氏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惟其如此。乃能豪辣。若論其失。有因恣肆之極。傷于獷悍者。有因任情率性之極。詞意近於頽唐。



不能凡百興會者。至於全集之中。豪辣者多。而進一步渾涵於灑爛之境者。猶少。是亦其成就上之缺憾。惟諸家之中。獨馮氏斯足責也。馮之意志。亦極怨憤。所異於康王者。在怨憤便索性將全部怨憤痛快出之以示人。較少做作。而才氣之橫溢。筆鋒之犀利。無往而不淹蓋披靡。篇幅雖多。各能自舉。不覺其濫。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馮氏此派。後無來者。唐寅小令。間有與之相會處。其前有一常倫。亦微近之。而才氣皆遠不及。曲律謂陳沂。胡汝嘉。爽而放。按陳僅傳雪詞。爽則有之。豪未必也。胡僅傳夏詞。堆垛而已。茲舉馮氏之塞鴻秋。乞休以見豪辣。雁兒落。帶得勝令。謝友枉駕。以見灑爛。

論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丰標也。沒箇搗搜樣。量

衙門又省了交盤賬。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你祇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祇待高臥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聽著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王磐王西樓先生樂府一卷。善爲清麗。王驥德頗能賞之。於元人之中。兼得喬張之趣。其麗也不僅工雅兼能出奇。其清也瀟疎放逸。且好爲遊戲俳諧之作。而不用康馮兩派之粗豪。一以精細出之。明人之中。惟金鑾一人是其一派。茲舉王之沉醉東風蝶拍。及

金之河西六娘子閨情。

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竄斷的燕舞  
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載韓憑。獨占了梨園  
板色名。難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

海棠陰輕閃。過鳳頭釵。沒人處款款行來。好風兒  
不住的吹羅帶。猜也麼猜。待說口難開。待動手難  
擡。淚點兒和衣暗暗的揩。

沈仕唾窗絨一卷。亦爲清麗。而以香奩體著聞。於元  
人頗得王鼎之趣。冶豔之中。生動新切。其失在偶摹  
元人淫褻之作。而後人踵之者。又變本加厲。皆標其  
題曰效沈青門體。沈氏遂受謗無窮矣。沈德符盛推  
康王陳沈。自成爲化治之音。後所不及。沈氏之作。或  
者不止於香奩而已也。惜唾窗絨原本佚而不傳。而

顧名思義。與諸選本之所載者。實香奩居多耳。茲舉  
懶畫眉兩首。

倚門無語。掐殘花。驀然間。春色微烘。上臉霞。相思  
薄倖那冤家。臨風不敢高聲罵。只教我指定名兒  
暗咬牙。

東風吹粉。釀梨花。幾日相思。悶轉加。偶聞人語隔  
窗紗。不覺猛地渾身乍。却原來是架上鸚哥不是  
他。

以上四派中。王金之筆。最爲整飭。可云無弊。餘皆有  
得有失。他如楊慎夫婦合處。有西樓白蟻。金之精。而  
冗雜亦復如康王。陳鐸所作。套數尤多。穩稱頗類明  
初湯式。小令則不出王與沈。明人皆謂其詞與梁辰  
魚相伯仲。實則陳之文字。絕未入江東白苧圈套也。

陳所聞雖在崑腔大行以後。而其著作品格與湯式陳鐸最爲相近。若納之下文。梁沈兩派中。殊爲不妥。故亦附及於此。

崑腔以後。祇有南曲。而北曲亡矣。南曲又多參詞法以爲之。形成所謂南詞。而曲亡矣。崑腔創始於魏良輔。一時新曲。首先採用者。厥爲梁辰魚之所製。在劇曲爲浣紗記。在散曲則爲江東白苧一集。張鳳翼序之。謂擲地可作金聲。張旭初於吳騷合編內。至推爲曲中之聖焉。自有崑腔。南曲之宮調音韻。一切準繩俱定。傳奇之法愈密。犯調集曲。日盛一日。沈璟爲南曲譜及南詞韻選。二書楷模大著。學者翕然宗之。龍子猶於太霞新奏中。對沈氏有詞家開山祖師之稱焉。起嘉隆間。以迄明末。將近百年。主持詞餘壇坫者。

文章必推梁氏爲極軌韻律必推沈氏爲極軌此爲崑腔以後之兩大派一時詞林雖濟濟多士要不出兩派之轂中也其文章獨不從梁而韻律獨不從沈者劇曲則有湯顯祖之四夢散曲則有施紹莘之花影集夫文章之不從梁兩家乃戛戛獨造千古不朽矣若韻律之不從沈適爲兩家之病亦百世而不易者也得失之間炯然不侔有如此者茲論崑腔以後散曲之派別不能不分舉梁沈施三家

梁辰魚之曲派爲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完全表現南方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蒜酪遺風亢爽激越者千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實宜於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

與元曲相背馳者。結果乃得一種詞不成詞。曲不成曲之物。吾嘗論此派之末流。以爲意境迂拘。而色彩揉雜。鏗鏘於字句之煊染。又祇有枯脂燥粉。敷衍堆嵌。拆碎固不成片段。併合亦難象樓臺。臣妾宋詞。宋詞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恥。天下依違於兩可之間。欲兼擅其勝。而卒至進退失據。成共棄之物者。崑腔以後。江東白苧派之散曲。是其一也。此所言爲欲闡揚元人之絕藝。保存曲體之本源。不無過激之處。然實從體會比較而得。非徒託空言。所謂樂府之選集。與所謂南詞之選集。其書今日俱在。是非究竟。可以實按也。元人多稱曲爲樂府。崑腔以前。選集別集。皆以樂府名。其以詞名者。亦必不分南北。蓋作者不專門。作南曲也。崑腔以後。盛行南北詞之名。如南詞韻選。南北宮詞紀等。皆曰詞。而不曰曲。或特創名目。曰新奏。曰吳騷。而獨鮮用前人習用之樂府二字者。風氣使然。亦一奇也。其文字既多用詞法。其名

稱遂直用詞字  
蓋非偶然矣

慢亭歌者

袁于

曰詞才不同。梁伯龍

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  
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夫如伯龍者。倘猶推  
爲豪爽。則如元人馬東籬之振鬣長鳴。白仁甫之奮  
翻高舉。豈不皆成擴悍頑野。不可嚮邇之怪物耶。歌

者與龍子猶接近。龍乃明末梁派之中堅。

選太霞新  
奏之顧曲

散人疑  
即龍氏

沉溺此中。既深且久。道黑爲白。指鹿爲馬。固

無足怪矣。惟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隻或

重頭之小令中。猶間有生動之作也。茲錄梁集第一

套內詠輕雲之長拍。及小令山坡羊。以略見其得失。

舞按霓裳。舞按霓裳。歌停金縷。送月來。被人間留

住。這是蕊宮仙馭。鬢半偏。遊戲天衢。盡駕絳綃輿。

引飛瓊控兩兩彩鸞歸去。幾見瑤池傳曲遠。誰還



念黃鶴樓中千載虛。問仙姬何事。冒雨溼羅襦。又不知春山淡淡鎖。何日還舒。

病奄奄難醫療的模樣。軟怯怯難存坐的形狀。急煎煎難擺劃的寸腸。虛飄飄難按納的情和況。空自忙。全然沒主張。盟山誓海都成謊。輾轉思來更無的當。淒涼爲甚更長似歲長。蕭郎莫認他鄉是故鄉。

沈璟之曲派。乃一面文字受梁氏之影響。而一面自己又專求律正與韻嚴。沈氏好翻北曲爲南曲。曲海青冰二卷皆是也。目的專在使一時歌場繁衍南聲。故材料翦取前人之現成者亦可。不必由己出也。其文旣爲聲而發者多。爲文而發者少。則其受韻律之拘牽而生氣剝奪。尚何待言乎。沈氏於所翻諸曲。雖

自命名曰青冰。實則去藍水猶遠甚。直是點金成鐵。活文字則死之。新意境則腐之耳。原其初意。蓋欲納北曲文字之美者。入於南曲聲音之美中。以收聲文並美之效。而實則鑿括體詞翻曲。北翻南。集曲種種辦法。同一有補於聲音者。鮮而爲害於文字者。多得。不償失耳。自來惟李調元雨村曲話中。灼見梁沈文字之弊。以爲生硬稚率。鄙俚可笑。實不爲過。此外論者則絕少指謫。怪矣。同沈氏一派。而才具較長者。爲王驥德。王氏能賞識元曲。且極知南曲與南散曲之弊。以此中無傑出人才。足舉其業。與元人抗時致深慨焉。其集獨以樂府名。方諸館樂府而衡其造就。仍未跳出梁沈窠臼。風氣固人。一至於此哉。沈氏以中原音韻爲主。選南詞韻選一書。韻嚴律正者爲上。上韻嚴

而律稍舛者爲次上。王氏則另創南詞正韻。專爲南曲而設。分出姜光堅涓居蘧機奇等新韻部。又新製集曲三十三調。集曲在散曲中方面文字之弊。已見上文體段一章。茲不復贅。惟王氏小令亦多奇俊之作。其故詳下文論小曲一派內。茲舉沈氏翻元曲及元曲原文及王氏自製之曲。見例如次。

八聲甘州

集雜劇名翻元人吳昌齡北詞

明 沈 璟

因緣簿冷。嘆鴛鴦被捲。枉怨銀箏。秦樓月影。蝴蝶  
夢中孤另。曾留汗衫餘馥。在漫哭香囊兩淚盈。柳  
眉蹙。雙峯爲才子留情。

春宵多月亭。記曲江池上。麗日初晴。藍橋仙路。裴  
航恰遇雲英。萬花堂畔。言誓盟。玉鏡臺前作證誠。  
他負心幾曾。教魚雁傳情。

滾繡球

集雜劇  
名詠情

元孫季昌

常記的曲江池麗日晴。正對著春風細柳營。初相逢在麗春園遣興。便和他謁聚的崔護留情。曾和他在萬花堂講志誠。錦香堂設誓盟。誰承望下場頭半星兒不應。殃及殺調風月燕燕鶯鶯。只被這西廂待月張君瑞送了這花月東牆董秀英。盼殺君卿。按此套卽沈氏前詞之所翻。太平樂府屬孫季昌首曲。端正好已見上文。俳體第十五。並資參照。

二郎試畫眉

集二郎神畫眉序二調

明

王驥德

長安遠望迢迢。蔽浮雲不見。過眼流光一翦。記年時選勝。六街長驟金韉。酒侶詩朋多繾綣。問甚麼花深柳淺。狹斜到處成留戀。從拋綵筆如椽。

施紹莘之曲派。乃融元人之豪放。與清麗而以綿整。

出之時代微後於沈璟之選南詞韻選其人亦工音律自蓄歌童所作無不製譜付拍者花影一集南北令套共四卷令六十餘套八十餘不為不富矣乃今日流傳之明人選本六七種內無及施氏一字者其故可以思也蓋所謂選本六七種者皆梁沈之派錄詞標準首整韻律而施氏所長則首異梁沈施氏所短又首傷韻雜斯無怪二者之格格不相入矣有明一代散曲文字實惟馮施兩集為真不可少陳繼儒曰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此其贊施氏者不為過分一方面且不啻為曲家立一明訓蓋所言實語語中肯凡為曲者莫不應然也他姑勿論祇辣手一層即梁沈之派所特乏而馮施之派所特具

者。尤爲明著矣。沈德生又曰。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豔。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韻。按所謂放下色相。原以論人。實亦可以論詞。其所言之反面。詞意泥於色相。及專於雕琢。磨滌穿鑿。拂拭揉摛。中討生活者。正不啻卽爲梁沈兩家寫照也。施派以後。亦無繼者。惟清人趙慶熹差近之。茲錄施氏春遊述懷套內叨叨令。及合鏡詞套內金索掛梧桐。

且尋一箇頑的耍的。真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箇清清雅雅的會。揀一片平的軟的。襯花苗香香馥馥的地。擺列著奇的美的。

趁時景新新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濕的混賬啊便昏昏沉沉的睡

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祆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做了軟衾窩。真箇是悲處歡多。況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

以上明人散曲派別。崑腔前後。共列康馮王沈梁沈施七家。此外當時有所謂才士之曲者。如王世貞。汪道昆。屠隆等之散曲皆在內。則全非當行。王驥德已闢之。無足論矣。惟尚有小曲一派。爲不可不述者。小曲之音調。兼源於南北曲。而文字則得於北曲者獨

多其聲所及。崑腔以後之各家小令無一不受其影響者。卽康馮輩之小令中亦每存小曲面目也。陳宏緒寒夜錄紀卓珂月之言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此言大有識見。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謂南詞固絕不足與元人北曲對峙。卽馮施之業亦承元人餘緒未足以云分庭抗禮也。若明人獨創之藝爲前人所無者祇此小曲耳。王驥德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卽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可見小曲精神雖因緣北地而來而南人固亦優爲之。甚至所以優爲之者不僅



在小曲本身。且侵入南北小令之中矣。此前人所未  
言及者。茲爲別出。並舉例以明之。

月雲高

康海

吞聲寧耐。欲說誰瞅睬。惹得旁人笑。招著他們怪。  
歡喜冤家。分定懨纏害。去不去。心頭恨。了不了。前  
生債。教我心上黃連苦。自捱却似鎖上門兒推不  
開。

玉胞肚

馮惟敏

冤家心變。這些些時誰家鬼纏。打聽得有箇真實。我  
和他兩命難全。神靈鑒察誓盟言。不叫冤家只叫  
天。

風入松

陳鐸

想才郎一去幾多時。誰知他節外生枝。書來止說

功名事不道着思情兩字。本待要尋活覓死。怕落  
下反名兒。

鎖南枝

沈仕

雕闌畔。曲徑邊。相逢他。猛然丟一眼。教我口兒不  
能言。腿兒撲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烟。謝得臘梅枝。  
把他來抓箇轉。

駐雲飛

梁辰魚

小小冤家。拖逗得人來。憔悴殺。雅淡堪描畫。舉止  
多瀟灑。咱會記折梨花。在茶縻東架。忙詢佳期。倒  
答著閑中話。一半囂人。一半耍。

鎖南枝

王驥德

才郎至。喜倒顛。匆匆出迎。羞不前。含笑拜。嫣然秋  
波謾偷轉。你把歸期誤。辦取攔打先。誰道見郎時。

都做一團軟。

駐雲飛

施紹莘

索性丟開。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嗔我心腸歹。呆。那裏有神來。丟開何害。只看他們。拋我如塵芥。畢竟神明欠明白。

江兒水

龍子猶

郎莫開船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舍。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諸調之中。如鎖南枝。駐雲飛。猶可謂之本爲小曲用調。若其餘者。固皆南曲也。然諸家之文字。則一例化於小曲矣。

前人之論明代散曲者。有王世貞之曲藻。徐復祚之

三家村老委談。沈德符之顧曲雜言。王驥德之曲律。張旭初之衡曲塵談等。諸家當時所見散曲之集。今日不能盡見。今日於數百年後。以旁觀地位。覺得極其明瞭者。諸家當局。反而昧昧不察。故以諸家議論。衡茲篇之所主張。多見其鑿柄矣。

至於清代散曲。約可分爲四派。第一南曲派。承明末梁沈之餘風。好爲南曲。如沈謙。吳綺。陳維崧。蔣士銓。吳錫麒等。皆是。沈謙集中。於集曲翻譜等事。亦多爲之。乃梁沈之嫡傳。若兩吳集中之合作。間如明之王磐。金鑿。絕非梁沈所能限矣。第二騷雅派。倡喬張之清麗。而一味賞其騷雅。好爲北曲。如朱彝尊。厲鶚。及後來之劉熙載。許光治等。皆是。劉氏說主喬張之騷雅。而所作因求被諸騷歌。故俯就南曲。以用其崑腔。

其實元人北曲在崑。餘人集中則絕少南曲。與第一

腔內亦自有譜可唱。派異也。朱厲等一味崇雅。雖未得元人真味。要得雅

之真味。成所謂詞人之曲。又非明人梁沈輩之參用

詞法。或所謂南詞者所可同舌共談矣。第二道情派

此派乃徐大椿所創成。處於元明南北曲及小曲之

外。小曲內容大抵男女情詞。徐氏之道情。則黃冠體

中之警醒頑俗也。徐氏自謂構此頗不易。必情景音

詞處處動人。方有所謂道氣。見陸以湑之其前鄭燮

之道情。自與之爲一派。特鄭氏之作。所警醒頑俗者

不過勿貪富貴功名而已。道家之套語也。若徐氏所

警者。乃世情積弊。人事惡習。敢言他文所未嘗言。他

人所不敢言者。乃於世道人心頗有感化作用之文

字。非等閑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與其餘者並列

也。第四爲趙慶熹派。清代散曲之有趙，猶明代之有施。雖局面較狹，而文字多恰到曲之好處，非此不足以存曲體之真價矣。如騷雅派，則曲爲詞之附庸而已。南曲派亦曲之尾閭而已。道情派與小曲，又同爲曲之旁枝而已。惟趙氏一派，自有其自己一時代之面目，並不貌襲元人，而實本元人之法，可以列于曲之正統之中也。

小桃紅

贈蘇崑生  
摘自套曲

吳綺

枉濕了潯江袖，還剩得蘭陵酒。儘紅牙拍斷紅珠溜，放青鞋踏遍青山瘦。把黃冠撇却黃金臭，管甚麼蛟龍爭鬪無休。

梧桐樹

西施

吳錫麒

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肯逐鴟夷去。

算回頭只有煙波路。吳苑千秋。花也愁無主。越客千絲網也兜難住。剩相思石上苔無數。

水仙子

朱彝尊

半湖山上採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歟。只便歸歟。錦屏風蒼崖紅樹。白雪灘金齋玉鑪。綠楊灣赤米青菰。

殿前歡

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厲鶚

寫秋思。芭蕉葉葉竹枝枝。南湖風雨涼何自。潘鬢成絲。蟲聲唱鬼詩。雁影排人字。鳳紙書仙事。餘香滅後。幽夢回時。

水仙子

海棠

許光治

紅綿繡鳳撲華鉛。紅錦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鉤。過清明百六天。畫牆低何處秋千。宿粉暈流

霞炫明脂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道情

刺時文

徐大椿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氣。

江兒水

詠月  
摘自套曲

趙慶熹

自古歡須盡。從來滿必收。我初三三瞧你眉兒鬪。十三窺你粧兒就。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以上論三朝散曲派別各家粗見得失未曾詳盡舉例亦不能備瑣屑之處參看曲譜其說間有出入者則以此篇所見爲準

### 餘論第十

散曲之形式與精神用調與作家等據以上九章所敘論者已可得其大概而有餘矣顧猶有未及之義而甚爲緊要者如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如何散曲之前途如何於今後文學上之地位如何有志作散曲者今後之任務如何等皆是也茲再約略見之

觀于上文用調一節知北曲十七宮調而散曲用其九南曲十三宮調而散曲用其十一南北曲之音樂今所僅傳者祇有崑腔却非元人之原唱元人之南北曲樂均用絃索卽明人之唱南曲在崑腔以前者

亦以能上絃索爲準。觀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等書所紀可知。非若崑腔之以管笛爲主器也。然元曲之腔譜唱法。今日已與宋詞同一不傳。深可歎惜。吳瞿盦先生謂曾見用乙凡二音之南曲古譜。恐卽崑腔以前元明人之唱法矣。惜未收之。不知其書終落何所。惟全部崑腔亦非憑空結撰者。元明舊腔有一部分尚留存于崑腔之內。固意中事。特無從確實證明之耳。曲樂普通情形。茲不多及。擇其尤關散曲者。爲紀述如次。

元楊朝英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書。所流傳之元人散曲獨多。乃楊氏于第一書前附刻芝菴唱論。于第二書前附刻卓從之北腔韻類。足見此二篇文字。于元人多數之散曲皆甚有關也。芝菴之姓名歷略

不可考。楊氏稱爲燕南芝菴先生。並依據其唱論中某條所訂分陽春白雪之內容爲大樂小令套數三類。所謂大樂者。宋金兩朝蘇軾吳彥高等之詞十首也。足見宋詞唱法。當時所流傳者。尚有十首。而小令套數之唱法。必與此十詞之唱法相鄰近。且唱論中所謂敦拖打指停聲待拍起末過度取氣換氣慢衰。序引三臺破子小唱等。張炎詞源內論詞之唱法。亦皆有之。是亦宋詞元曲唱法相去不遠之一證也。惟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序中首先指摘楊氏之陽春白雪。以爲其中陰陽去上。不合律度。難于歌唱者甚多。周氏所主張者爲平分陰陽入派三聲。嘗于席間聞歌四塊玉起句者曰。彩扇歌青樓飲。周氏之友羅宗信非之。而瑣非復初爲改作買笑金纏頭錦。周氏乃

皆與賞識以爲知音。蓋四塊玉次句首字應用陽平聲。作青則必唱爲晴矣。不若纏字正屬陽平。唱來可得本音也。周書又著明每調中務頭所在。以收聲文兼美之效。此層亦涉于當時散曲之唱法者。以上乃元人散曲唱法之略。可考見者也。

元時南曲發生甚早。但終元之世未見有一首南調之散曲。南北合套爲元人沈和所創。著在錄鬼簿。鑿鑿可據。但終元之世不但雜劇中無之。卽散曲內亦未見合套之文字。殊可怪也。

北宮詞紀所載元貫雲石南北合套一首不見

於元選其所有南詞恐出明人僞託

散曲中之南曲最早者始爲明初

周憲王誠齋樂府內所有。其腔譜唱法如何。應無改于元音。沈德符謂嘉隆間度曲知音。推松江何良俊。而何氏叢說有曰。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

正內紅粧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都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云云。所謂兩歇梅天。當係散曲。乃與呂蒙正等劇曲所有同爲慢詞。此所謂慢詞。疑與南宋慢詞之唱法更近。而與北曲及一般南曲較爲促拍快唱者則有別。故得其名也。其唱法當時雖不傳于一般人。或獨得於魏氏。而氏之崑腔。或卽以此種慢詞爲本。亦未可知耳。至于北曲中如康海之精于琵琶。王九思之未曾填詞。先慕國工按譜等。其所以彈所以唱者。當亦元人之舊也。以上乃崑腔以前。明人散曲唱法之略。可考見者。

崑腔以後。散曲之唱法。乃較爲明白矣。顧起元客座

贅語曰。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沈德符顧曲雜言曰。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又本書上文名稱一節內。論清曲。曾引魏良輔曲律及李斗揚州畫舫錄之言。顧氏之所謂散樂。應卽沈魏李三氏之所謂清唱。蓋唱而不演之謂清。不用金鑼喧鬧之謂清。至于其所唱者。約有兩種。一則仍爲劇曲有賓白者。唱時或開白或否。一則爲散曲無賓白引子者。散曲本無場面可言。絃管鼓板已足。本無須乎金鑼。正合充清唱之資料。故清唱者。乃散曲惟一之唱法。清唱所唱。不必盡爲散曲。若唱散曲。則無不爲清唱。上文名稱一節內。亦旣言之矣。然

此種情形。卽如客座贅語所言。崑腔以前。亦何嘗不如此。何以獨屬之于崑腔以後。曰。因崑腔以後。散曲忽然另有一別名。曰清曲。清曲。清唱。至此制度。乃格外確定之故也。清曲一名。何時發生。無考。前人書中所見較早者。爲沈寵綏度曲須知。然尚非其始也。嘉隆間有崑腔。後魏沈諸人。旣說起清唱二字。清曲之名。此時恐亦隨之而有矣。夫言散樂。則所唱爲散曲。言清唱。則所唱爲清曲。二者固一轍也。又清唱之中。所以清之程度。深淺不同。極清之時。雖絃管鼓板亦被清去不用。專以顯明肉音。顧曲雜言之所云。正是此意。袁宏道虎丘記曰。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亦可以爲證。以上又崑腔以後。明清人散曲唱法之大略也。

散曲之全盛時代。祇在元明兩朝。至清卽已大衰。若

問散曲今後之前途如何。當先了解散曲至清代何

以大衰。何以遠不如其劇曲之所成就。今知元明雜劇共約一千

餘種。清僅約二百餘種。但元明傳奇共約七百餘種。而清傳奇則竟在一千兩千之間。至于散曲。觀於上

文書錄作家兩章所列元明作家共約五百五十人。專集共約一百四十種。而清則作家僅約七十人。專

集不足十種。選集一種。並無也。夫詞與散曲同爲樂府。二者之文章

至明之季世。同淪於卑靡。惟論音樂。則散曲猶有崑

腔可唱。與詞樂之全亡者不同。何以清人于詞業反

盛於散曲。反衰。凡一代樂府。其文字之盛衰。應隨其

音樂以爲變遷。音盛文亦盛。音衰文亦衰。此乃原則。

惟此原則。自上古以來。歷代無不合。至于清。獨不合。

清代自己無創體之樂府。於清代所作之樂府文字

中。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其樂皆亡。而其文皆盛。獨

散曲概論 卷二 餘論 癸 中華書局聚



于近古元明之樂府其樂未亡而其文反衰音樂之力量至此竟不足以維繫其文字豈非有背於一般之原則乎然於元明樂府中清人並非全棄之也若于雜劇傳奇之樂與文固爲之一如其他樂府所棄者獨散曲耳故散曲至清論體格之尊卽令不如詞矣何至於亦不如劇曲論音樂之全卽令不如劇曲矣何至于亦不如詞此一問題似乎難得圓滿之解答也然細思之則亦有可通之理在清代散曲所以不如詞者蓋因清人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元明人爲謹飭元人高尚之散曲因明人散曲之弊久已不聞于世卽聞之清人亦多嫌其體過肆至若明末卑靡之散曲則又本不足以動人而他方面宋詞託體較爲雅靜純謹其書又較傳於是適投所好也

清代散曲所以不如劇曲者。蓋因戲劇爲任何時代所不可少之物。清初之時。以傳奇體之歌舞劇最爲進化。而最爲完美。故劇曲文字。雖同一較詞爲放肆。而清初亦既接踵明代以繼盛。若散詞散曲。究竟非戲劇可比。元明兩代既可取散曲而置散詞。則清代亦何嘗不可取散詞而置散曲乎。至崑腔之樂。既已有之于劇曲。則亦不必再有於散曲矣。此清代詞與劇曲都盛。而散曲獨衰之故。大概可言者也。

至于今後之情勢。則應大不然矣。蓋對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今人已較清代爲解放而自由。若將元人高尚之散曲。從模糊錯誤之板本中。整理而清順之。公之於世。必無因其粗俗放肆而唾棄之者。一方面今後之戲劇。格外進化。格外完美。以言興觀羣怨。

娛樂感化。斷非元明傳奇體之歌舞劇所能勝任而  
 愉快。且崑劇之造成。其事實異常繁重。一部新傳奇  
 由案頭而登諸場上。談何容易。填詞而外。首為訂譜。  
 然後選脚色。配排場。唱詞。念白。演身段。製砌末。蓋非  
 數十人之力。數年之久。千萬金之費。不易致也。所勞  
 苦消費者如此。而既成以後。終不能收得相當之效  
 果。則其事如何可通行乎。故元明之劇曲。今而後實  
 無繼長不息。一如清初之餘地矣。夫劇曲既無再盛  
 之可能。散曲反得優容之餘地。則今後致力於曲之  
 文章者。應即完全傾向于散曲。而今後散曲之前途  
 準情酌理。審時度勢。其地位至少固當較優于清代  
 耳。

興言及此。乃覺散曲之前途。固別具阻礙。又有不可

不明之兩義在第一。曲乃聲律極嚴之文體。在彼專論劇曲之律者。對於散曲。一嚮以爲輕簡。甚至無律可言。而在今日一般文人。一聞其爲體調句法四聲陰陽叶韻協樂。皆釐然有定者。將無不掩耳而疾走。以爲似此重重束縛。處處荆棘。何從自由發表情感與意志。至于曲之內容如何寬博。精神如何解放。機趣如何清新。而聲韻如何諧美。則皆不暇計及。概予埋沒矣。對於此種難其律而廢其事者。吾當告之曰。曲在元代。實爲平民文學。並非資才超絕者方能爲。雖優伶娼妓。尚有綠巾之詞。其他可想。豈今之文人。其才具乃元代優伶娼妓之不若乎。又無論詞調曲調。皆有一種吟諷與歌唱兩兼其美者。凡一曲牌。旣祇隨口吟諷。亦覺其美者。則其句調必與語調相合。

如此曲詞雖有一定。句法又安見其不自然。亦在作者選擇而用耳。至於四聲陰陽。乃時時刻刻實現于吾人言語聲音間之事實。辨之即得。苟爲同文同語之國人。則辨別言語聲音間之四聲陰陽一事。殊不足以難之也。曲亦文藝耳。藝非習不成。若不欲習而祇欲成。世無其事。何況藝乎。此律難一層似足爲散曲前途礙。而實則不成問題也。第二曲爲樂府。乃合樂之韻文。是所優於其他之無樂可合者。欲散曲之行於今後。必使其樂府之資格先得保持。勿失。不然。作散曲者。聲律既已考究。徒供吟諷。無以歌唱。是所成者爲啞曲。啞曲先失樂府之本。徵之往迹。必難遠播矣。然歌唱散曲。固然借重崑腔。猶必有人善于製譜。四聲陰陽。雖曰有定。亦何嘗一調之中。字字全定。

此不定之部分同是一調。便各首不同。欲被聲歌。必有人於主腔之外。善于按其逐字之四聲陰陽。連貫其主腔。以成逐板逐眼之細腔。而成此首。一定不易之譜。爲他首所不能通假者。詞曲所以講四聲陰陽者。非無故也。目的即在形成各首之專譜。非若皮黃亂彈。風琴唱歌。一譜美聽。萬詞爭用。歌詞則儘管其一其二。乃至其百其千。而聲譜仍一成不變也。彼曲家於所製之曲。後注明用牡丹亭某齣譜。或長生殿某齣譜者。皆門外漢事。不然。卽爲文章時。四聲陰陽逐字從人者。亦笨伯耳。顧今日能唱前人舊詞。崑腔者尚不乏人。若能就南北曲新詞。製崑腔新譜者。舉國之中。有幾人耶。不製新譜。則難唱新詞。新詞不皆唱。則難望其皆作。世乏崑腔製譜之人。實爲散曲。今

後前途之一大障礙言之不勝為散曲懼矣

夫各種文學與音樂皆自有其時代時代一過自無復其最初盛況之理提倡者固不可不識分際如崑腔乃我國僅傳之古樂散曲乃我國僅傳之活樂府國人今後於此二者流行之自不必期保存之要不可忽顧二者實互有保存之能力作用與機會在亦惟二者互相保存方能真正俱存舍此別無更善之法此不可不為一般有志保存崑腔者正言而告也蓋保存音樂與保存文字者不同文無成法有成文即可以見法有元曲選等書而元人劇曲已成之文及成文之法盡在是矣但有九宮大成譜與納書楹曲譜等書崑腔已成之腔雖在此若所以構成之法則不盡在此也譬如欲保存喫飯之事者僅囤積已

成之米粒已足乎。僅少數之人。時出其積穀。試喫一番。已足乎。抑並須昌明米穀耕種之法乎。近人保存崑腔者。祇知翻印大成譜。增訂納書楹譜。創設崑曲傳習所而已。而不知凡此皆所以著錄傳唱崑腔已成之定譜。未嘗傳習實行製造崑腔之活法也。雖曰保存其效未充。而其事未至矣。必也有新詞可託。有新譜可成。時得其應用。並不求普遍。但求極盡其能事。猶之欲保存喫飯者。能傳稼穡之方。時爲實行。而有所新獲。使天下之飢者。雖別有所飽。而時亦得此新獲之物。以助饜其欲。助果其腹。然後穀之種始真不絕。而穀食之事始果然存也。顧寄託崑腔之新詞。其體裁究將何屬乎。元明劇曲。於戲劇方面。旣去時代太遠。其構造也。又難成而難用。則劇曲以外。又將



何屬乎。斯不待言。惟有散曲耳。託崑腔於散曲。散曲乃可繁可簡之體。祇要一面。昌明譜法。卽可以隨作隨譜。隨譜隨歌。事輕而易舉。能盡而效。至無論廟堂典禮。燕會清娛。鑿舍絃歌。閨闈嘌唱。無往而不可用。散曲亦無往而不可用。崑腔散曲。於以真傳。而崑腔亦於以真在矣。因此保存崑腔。乃今後散曲惟一之責任。散曲祇憑其文字。誠亦足以自表。然有崑腔爲之聲。則羽翼更豐。而輪轅益固也。慨自有崑腔以來。散曲之文字。於以大壞。崑腔實深負散曲。若今後二者果能相依而立。相得益彰。則散曲終不負崑腔耳。故今後之曲家。與其刻意爲雜劇傳奇。又明知其無登場搬演之望者。則毋寧掉其筆鋒。改爲有希望之散曲。今後之崑曲家。與其竭全力於傳習元明舊劇。

之定譜者。毋寧分其力之大半。以昌明製譜之法。選擇新製之散曲。努力爲之成譜。以延崑腔之真生命。而爲散曲者。當然取法於元人之豪放清麗。借鏡於明之馮施清之徐趙。以元人之藝術入今日之社會。不拘拘於面目。而極盡其作用。與能事。合散曲與崑腔。而並用之。於不成優美文學之皮黃亂彈之詞。與不按我國文字聲韻之西樂歌詞。及尋常流行之小調歌詞以外。別張一種詞樂。以試當一代之樂府。瞻其效果。究竟如何。且卽寓保存散曲與保存崑腔之目的於其中。是述茲篇者一最大之建議也。

散曲概論卷二